



岁月如歌

于志文 著

我走过的

(1955—2015)

60 年

河北人民出版社



岁月如歌

于志文 著

我走过的

(1955—2015)

60
年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岁月如歌 我走过的 60 年 1955 ~ 2015 / 于志文
著 . -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 2015.9
ISBN 978-7-202-10836-9

. 岁... . 于... . 回忆录 - 中国 - 当代
.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0994 号

书 名 岁月如歌 —— 我走过的 60 年 (1955-2015)
著 者 于志文

责任编辑 付 聪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韩 勇 王永良
责任校对 余尚敏
摄影统筹 王恒茂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石家庄建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16
印 张 6.25
字 数 71 000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978-7-202-10836-9 / I · 1102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
陪伴我走过六十年风风雨雨的朋友们 |

人生壮丽 岁月如歌

——写给老战友于志文六十有感

2015年春节，于志文来电问候，说他已到耳顺之年。我不相信，感觉他年富力强充满活力，还是一个小伙子。但掐指一算，当兵至今就四十个年头了，还真六十岁了。得知他想在六十周岁出一本回忆录，这是一件好事幸事，我非常赞赏，深表祝贺，期待着他的这本回忆录早日出版。

我和于志文相识是1976年，在北京卫戍区15团3机连。他入伍后分到了我们排，他是从石家庄市入伍，属于城市兵。当时在部队有个偏见，对城市兵印象不太好，认为这些兵好吃懒做，不好管理。可是，在于志文身上，我没有看到这些习惯，看到的是他吃苦耐劳，好学上进，富有思想，聪明智慧的优秀品质。所以，三年的军营生活，我们由相识到相交、相知成了好战友，亲兄弟，老朋友，真知己。我们一起学政治、练军事、谈文学、讲理想，相互快乐着我们的快乐，幸福着我们的幸福，忧虑着我们的忧虑，悲伤着我们的悲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结下了亲密的友谊，成为了至交。

春去秋来，转眼之间，三年已过，因工作需要，我们含泪相拥而别，他回到了石家庄，我返回了山东沂南。我们虽然天各一方，相距遥远，但友谊不减，感情依旧。我俩经常通过书信、电话交流各自学习和工作情况，分享彼此的成长进步和生活中的喜悦。当改革开放的大潮汕

涌澎湃到来之际，于志文紧跟时代，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毅然下海，做了弄潮儿。经过几十年的拼搏奋斗，成长为一位有作为的实业家，令人钦佩。于志文也是我们战友中的佼佼者，实现了他在军营中就憧憬的理想夙愿和人生价值。当然，和所有成功者一样，他也经历了许多的磨难、坎坷，有过彷徨，有过伤，有过痛，吃过苦，流过泪。这不但没有挫伤他积极进取的锐气，反而更增加了他的文化知识积淀，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激励了他的拼搏精神。正是他的为人厚道，忠实诚信，善于学习，心胸豁达，处事干练，经营有方才取得了他今天的成就。

六十岁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也是向着更高、更新的人生目标冲刺的开始。于志文虽然实现了生命价值的自我超越，但他那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精神和蓄势待发启程远航的姿态，预示着他今后的岁月一定如秋阳烂漫，似高山仰止，若大海壮观，达到人生的更高境界。

最后送给老战友几句话，互励共勉：

夕阳无限好，最美在黄昏；
生命应珍惜，意义更深沉；
人生大舞台，成败且莫论；
唯有品德高，常与天地存。

战友：赵世珍

2015年夏月于山东沂南

我走过的六十年 / 目录
1955 → 1965 → 1975 → 1985 → 1995 → 2005 → 2015

前言

一、依稀往事入梦来（1955-1985）

童年拾零	3
“文革”记忆	4
下乡插队	5
军旅生涯	7
医界奋勉	10

二、直挂云帆济沧海（1986-2015）

涉足商海	16
劝业练兵	24
市场打拼	28
“北国”攻坚	34
结识贵友	37
加盟宏昌	39
筹谋“高速”	43
投资廊坊	50
培育市场	58
稳健经营	64
邂逅红河	71

三、别有天地在人间

千里跋涉探“雨崩”	79
拉萨—珠峰 我心中的梦	82
安度晚年	86

结束语





于志文
2015年4月

回顾我走过的六十年，我把这段人生之路分成了两个三十年。

第一个三十年，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初期。在这三十年中，我的人生在时代的大潮里经历了贫穷和动乱，感悟了生活的艰辛和命运的不济。在其中经受了历练，学会了思考，懂得了智慧，开始了成熟。

第二个三十年，我衷心地感谢时代赋予了我丰富的人生。当我步入而立之年，当我期待着能迸发青春的活力，迎来了国运的历史性重大转折——开放、改革。

第一个三十年让我有所积累，第二个三十年让我能尽情地发挥。这就是我走过的六十年，回首无悔，我感谢这个丰富多彩的时代。



一、依稀往事入梦来 (1955—1985)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们的国家对经济建设缺乏经验以及政治上“左”的倾向，使经济建设经历了三十年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人民承受了痛苦和挫折。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度过了自己的 30 年。

童年拾零

我出生于 1955 年农历九月初三。我的童年时代，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民经历着一段极其艰难的历史时期。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没有任何美好的回忆，让我一生忘不掉的是童年贫困的生活。

在我 3 岁那年得了一场重病——麻疹。住在石家庄地区医院，母亲不分昼夜地陪伴着我。由于治疗及时，我死里逃生。因为给我治病家里欠下了几百元的债务，使本就十分困难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

3 岁的年龄虽说很小，但已经记事、懂事了。我经常回忆起那次住院的情景，母亲陪伴在我身边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

1960 年我五岁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吃集体食堂。记得有一次跟母亲去集体食堂打饭，用饭票买回来的是豆腐渣加糠的饼子和一小罐清水煮白菜。

那时父亲每月的工资只有 54 元，这 54 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五口人，母亲的身体不好，还要给母亲看病买药。

生活的贫困使童年的我营养不良、骨瘦如柴。长大以后，每当回忆起童年，就非常感激父母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把我们养育成人，同时也非常感激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给予过我们家庭帮助的人们。

父亲当时在石家庄电器厂工作，当时的厂领导得知我们家庭生活困难后，给予了我们家庭困难补助。记得父亲拿到厂里补助的那一天，让我们几个孩子围坐在小饭桌边，把一叠五元的人民币放在桌子上，深情地对我们说：“这是党给予我们家庭的关怀，你们长大以后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报效国家。”

回忆起童年，我最开心的事就是父亲拉着我的小手，带我去看电影。《林

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南征北战》《羊城暗哨》，等等。

生活虽然贫困，身体虽然瘦弱，但是我幼小的心灵发育却十分健康。受父母的影响，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一颗感恩的种子，在人世间懂得了感恩、懂得了回报，懂得了做人要像父亲一样正直、像母亲一样善良。

“文革”记忆

我7岁那年，走进了学校的大门。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成为我一生的师表。

53年过去了，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男青年。他五官端正、身材挺拔，满头黑发间夹杂着少许的白发，给人感觉老成而稳重。他总是挺胸昂首，经常穿一件“列宁”装，笔直的裤线，仪表不凡。他崇尚真理、性格直率，遇到问题直言不讳，是一位典型的传统教育培养的优秀教师。他写得一手好字，而且能很好地弹奏手风琴。

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尊重父母、尊重老师、友爱同学”。我经常回忆起我的第一任班主任。以致后来在做企业领导后，我都十分注重言谈、举止和个人仪表。这是“为人师表”给我幼小心灵里的启蒙。

1966年，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国家从此进入了一个动乱的年代。学生“罢课闹革命”，工人走上街头游行武斗。



1958年，叔叔于宗耀带姐姐和我摄于石家庄。

许多人被揪上街头批斗，许多家庭被抄家。正常的教学被打乱了，中小學生也组织起了“红卫兵”“红小兵”，放弃学业走进工厂、下到农村。

记得我们班里有一位女同学，因为在地上用粉笔写了几个字走路踩在了上面，就此遭到了班里同学的批斗。那天放学后，父亲看我很晚还没有回家，就到学校找我。父亲到了学校的教室，看到了学生们在唾弃那位女同学的场面，当场把我叫出了教室十分严肃地对我说：“她一个小女孩，这么小的年纪能懂得什么呢？你们这样欺负她、侮辱她，这样做不对。以后这样的事情你不要参加。”

当时我只有 11 岁，父亲对时局的看法我还不能理解，但是父亲的话，在我少年的心中对那位女同学的遭遇产生了几分同情。

“文革”时，正是我学业的关键时期，由于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使我荒废了近十年的大好光阴。本来是人生知识的积累和智慧的增长时期，却让我一无所获。

下 乡 插 队

1974 年的春天，我下乡插队来到了河北省栾城县城郎公社故意大队。

这是一个非常贫困的乡村，地处栾城、藁城、赵县三县交界处，农民的收入极低。每天一个工只折合人民币 8 分钱。当时的火柴 2 分钱一盒，干一天活儿只能买四盒火柴。

住在老乡家的小土坯房子里，窗户没有玻璃，糊了一层茅草纸，两扇门的门缝有两指宽。寒冬，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屋子里有一个大水缸，水缸里结的冰有 3 厘米厚。

大队里专门为知青开办了集体食堂。知青们用现金买饭票，食堂的伙



1976年3月，小学同学赵建勋（右）、马怀利（左）欢送入伍留念。

食基本都是以玉米面为主食，每天只有两个馒头，其余都是粗粮和腌制的咸菜。

那是“文革”后期，极“左”的思潮依旧很严重。老乡家里养的鸡下了蛋都不能卖，自己家里种的菜也不能拿出去卖，说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农民没有经济收入的来源。那时的小麦黑市价是0.36元一斤，但不能明目张胆地买，只能偷偷摸摸地买，在深夜骑自行车送回家里，以补贴家里供应粮食的不足。

下乡后不久，得知我所在的生产队买不到化肥，可能影响当年的产量，心里为老乡们着急。贫困的农村缺少生产资料，如果生产队有了化肥，农作物的产量提高了，贫穷的老乡们的生活不是可以改善一些吗？通过与生产队长商量后，我回到了市里找到父亲，父亲通过化肥厂的朋友一次给我所在的生产队解决了五吨化肥。

从这件事情开始，我有几次为生产队解决生产上遇到的困难。秋天，农田里的红薯丰收了，老乡们想把红薯加工成粉条，以生产队的名义卖给机关和企业，以增加些收入改善老乡的生活。加工粉条需要十几口直径一米多的大水缸，为了找到这十几个大水缸，我穿着棉大衣，冒着大雪骑自行车跑遍了石家庄市的土产商店。经过几天的寻找，终于在土产公司的仓库里找到了十口大缸，为生产队冬季加工粉条解决了问题。

我把这十口大缸拉回生产队的那天，乡亲们高兴极了。他们支起了大锅、架起了柴草，把红薯粉碎后用水过滤沉淀出淀粉，加工出了晶莹剔透的粉条。

那时我还很年轻，仅有19岁，当时什么想法也没有，就是看着老乡们穷，能出把力为生产队解决点困难，让乡亲们生活有点改善，就是当时的心愿。

1976年3月经生产队推荐，我应征入伍了。在与乡亲们相处的两年时间里，逐渐熟悉了这片贫瘠的土地、融入了农民的生活，离开时真有几分离难。

离开农村的那天晚上，我的房东大婶一夜没有睡觉。她用黏米蒸了饼子，然后把饼子包上豆沙馅，放在油锅里炸成油糕，还做了一大锅猪肉粉条豆腐熬菜。这是贫穷的乡亲们过年才吃的饭啊！

凌晨五点，房东大婶叫我起床吃饭。当我望着那刚出油锅的炸糕、双手捧起那碗热腾腾的熬菜时，我的两只眼睛模糊了，无声的两行泪水落在了碗里。农村老乡的质朴和真情让我铭记一生。

军旅生涯

一九七六年三月，我从农村走进了部队，由一名插队“知青”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这是我人生新的转折。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警备二师第十五团，三营机枪连。这是我所在的部队。第十五团的唯一任务是负责警卫在京的全部外事机构，有各国的使馆及外交公寓。

1976年是我国的多事之秋，周总理去世、朱德委员长去世、“四五”



1978 年于北京三里屯。

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毛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政治的动荡和历史性的自然灾害接连不断。我就是在这一年开始了四年的军旅生涯。

参军初始在北京通县的农村进行了一个月的新兵集训。主要是学习枪械的保管及使用和使馆警卫的一般常识，以及各种军事科目的训练。集训结束后我们进京开始执行勤务。

我当兵第一次上岗是在北京三里屯使馆区二号公寓西门。时隔 38 年之后，我曾多次专程去看望那个岗位。那里的水刷石门柱以及路边的一排排松树，就连使馆区一个个小小的岗楼，都和当年一模一样，38 年后的今天，每当我走

进使馆区，都会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对那里的一切都倍感亲切。

部队的勤务非常繁忙。每天要上五班岗，在使馆区执勤 10 个小时。而且时刻会有各种人士闯使馆事件发生，那年苏联大使馆被炸，牺牲了我们的两位警备战士。在执勤期间精神高度紧张，国家政局的不稳定会造成许多突发性事件。

那时，战士的津贴很低，每个月只有 6 元人民币。部队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因为营房在北京城区内，不能养猪不能种菜，每个战士每天只有 0.45 元的伙食费，柴、米、油、盐都在内。特别是唐山大地震后，部队的营房大楼出现裂痕，战士们只好在训练场上挖了壕沟，在壕沟上搭起军用帐篷，冬天来临时，四处透风就像睡在马路上。因为生活条件差，每天夜里执勤回来都会饥肠辘辘。实在挨不过，就用军刀去挖食堂储备过冬的青萝卜，在寒风凛凛中啃两口充饥。

参军的第三个月后我被任命为副班长，开始协助班长管理一个班的勤务和枪械。

入伍一年后，逐渐适应了部队的生活。记得那时最喜欢北京的秋天，整个使馆区内安静、干净。特别是在雨后的深夜，路两旁的“夜来香”悄悄地开了，使馆区的林荫小路上充满了雨后的清香。路两旁的海棠树、核桃树、柿子树结满了果实。使馆区的秋天让人心醉。

1977年的春天，我偶然看到了一本郭小川诗集。《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祝酒歌》《团泊洼的秋天》《秋歌》这几首诗深深打动了我。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或许是精神世界的极度“饥渴”，从那天起，我爱上了诗歌。

诗能言志。诗人用最凝练的文字，最精辟的语言表达了诗人深邃的内心世界。《郭小川诗集》第一次让我体会到了诗歌的力量。从那天开始，我把勤务、训练以外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上。通过战友找来了《贺敬之诗集》《臧克家诗集》，在诗的海洋里填充着“饥渴”的精神世界、感受



1976年摄于天安门广场。



1977年同班战友在北京三里屯营房合影。